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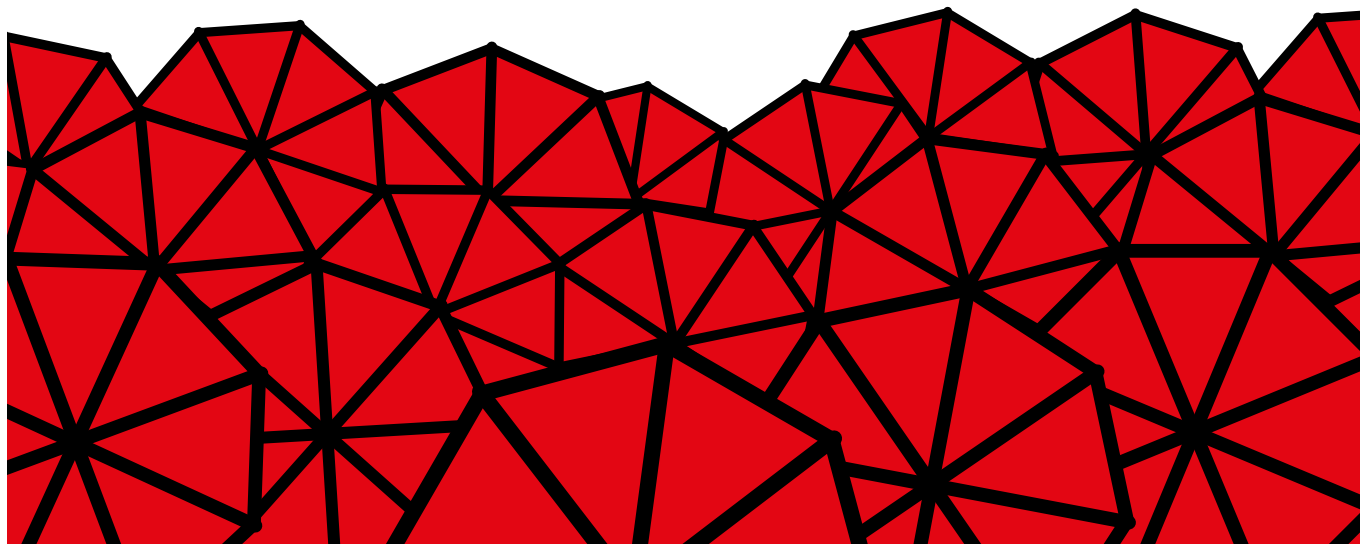


nswp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简报#03 性工作并不是人口贩卖



性工作并不是人口贩卖

将性工作者与人口贩卖、人口迁移相混淆，对性工作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必须消除这种混淆。

引言

性工作是一种职业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NSWP) 始于1992年，旨在促进女性、男性以及跨性别性工作者的人权及健康保障。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的成员是地区性的性工作者网络和组织，遍布四十多个国家及地区。成员组织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组织历史，但都是由性工作者领导的。尽管成员组织多种多样，但他们都有共同的信仰。我们认为，性工作是一份正常的工作，应该得到承认。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动。将人口

……成员机构认为，性工作是一份正常的工作，应该得到承认。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动。

贩卖和性工作者的流动相混淆，出现在法律、政策和实践中，对性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也给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的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份简报试图解释并强调将人口贩卖和性工作者流动相混淆的危险性。本文旨在阐明这种混淆会给性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让人们了解这两者的区别。

本文探讨了过去和现在国际公约是怎样将性工作和人口贩卖联系起来的，并表明，将性工作者流动和人口贩卖相混淆，违反了性工作者作为劳动者的人权，同时也使从事性产业中的女性处于不利的地位。本文考察将人口贩卖问题带入性工作，是如何影响其他部门的劳动者的。本文讨论了这种混淆是如何性工作项目的开展，性工作者组织的回应，并对未来的行动提出了建议。

性工作与人口贩卖是如何相混淆的

人口贩卖、人口流动和性工作之间出现混淆并不是偶然。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对这些术语产生了误解，而是有意识地要废除卖淫，阻止人们因为性工作而进行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女性。

法律框架

多年来，在国际公约和媒体中，卖淫一直与人口贩卖相混淆。这影响了公众的观点。这种混淆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性工作的自愿性和剥削性。

在20世纪初，国际公约规定，女性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个国家从事性工作，就等同于人口贩卖，而无论是否出于自愿。¹1949年《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就是基于卖淫“侮辱人格尊严与价值”而订立。这就将卖淫解读为一种固有的剥削形式。

这种混淆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性工作的自愿性和剥削性。

三十年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²第六条中重申禁止一切形式强迫妇女卖淫并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但并没有对剥削进行定义。在1979年制定CEDAW之时，对于剥削的理解受到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女权主义认为，卖淫是男性奴役女性的制度化手段，性产业中的女性都是父权制度下的受害者。

再过了20年，国际法中对剥削的定义开始与人口贩卖相联系。联合国《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2000)³将人口贩卖进行如下定义：

- ▶ **行动:** 征集, 运送, 转移, 窝藏或者接收一个人
- ▶ **途径:** 强迫, 欺骗, 诱拐, 胁迫, 欺诈, 威胁, 滥用权力或让对方处于弱势地位
- ▶ **目的:** 剥削, 包括强迫劳动或者器官移除

在理论上，这份议定书是有进步的。因为它所定义的人口贩卖包含其他形式的劳动，而不只是针对卖淫。不幸的是，这个定义能够发挥的作用因为其作为《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补充议定书的地位而遭到了削减。人口贩卖被作为犯罪处理，着重于法律执行和对犯罪行为的检控，而没有关注对人权的保护。国家法律和政策遵循了这个模式，制定将这些行为刑事化的反人口贩卖法。在性工作不合法的国家，反人口贩卖法的推行又再次与禁止妇女卖淫的执法行为发生了混淆。

1 1933年《禁止贩卖成年妇女国际公约》第一条指出，国家有责任预防、禁止和惩治将妇女从一个国家贩运至另一个国家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获得了妇女的同意。

2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6条指出，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包括立法，禁止一切形式的贩卖妇女和卖淫剥削妇女。

3 《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议定书》(2000)指出：“人口贩运指通过威胁或使用物力的手段招募、运送、窝藏或接收人员，或以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滥用权利使其处于弱势地位。通过给予或接受酬金或利益，实现以控制他人为目的的剥削。剥削应当包括，剥削他人卖淫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其他类似的方式，或者移除器官。”

将性工作与人口贩卖相混淆的原因

1999年瑞典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购买性服务的行为刑事化的，其目的是为了消除对商业性服务的需求，从而阻止人口贩卖。性别平等部的部长声称：“以性为目的的卖淫和人口贩卖，对于社会平等和性别平等造成了严重的阻碍。”⁴

通过抑制对性服务的需求从而打击人口贩卖，这种方法被称为“瑞士模式”。这个模式得到瑞士政府的广泛推崇。根据美国国会2011年的《人口贩卖》报告，那些有“良好”记录（按照美国的定义）的政府，是那些通过抑制对商业性服务的需求，从而打击人口贩卖的政府。报告称：“如果没有人为性服务买单，那么性贩卖就不会存在”。⁵

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数以万计的妇女被贩卖到德国，即使德国法律规定卖淫是合法的。柏林警方搜查了70多家性服务场所，但并没有发现有人口贩卖的情况。

将对性服务的需求与人口贩卖混为一谈，结果是引起了更多没有根据的猜测。在举办大型活动期间出现的对性服务需求的增加，被认为是导致人口贩卖活动增加的原因。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数以万计的妇女被贩卖到德国，即使德国法律规定卖淫是合法的。柏林警方搜查了70多家性服务场所，但并没有发现有人口贩卖的情况。类似的夸张性报道还出现在2010年南非足球世界杯期间，而最近随着英国奥运会的临近，又有一波关于妇女贩卖的炒作报道。

“终止需求”理论对使用新的技术手段购买和销售性服务持批判态度。有观点认为，移动电话和网络的使用，让性服务的购买变得更容易，但同时也更加隐蔽。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们却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顾客更容易找到性工作者，反而导致人口贩卖的增加。

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接下来的部分主要探讨混淆性工作、人口流动和人口贩卖，对性工作者所产生的影响。这部分的信息由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的成员提供，来自于调查问卷、出版物以及全球性工作网络有关的网站。

无法工作

把性工作和人口贩卖相混淆的结果，就是指向了流动的性工作者。当局者表面上把流动性工作者当做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然而，很多流动性工作者声称，由于他们是移民工人，官员一直骚扰和袭击他们。从全球范围来看，无论在一个国家中性工作的法律地位如何，性工作者声称政府以打击人口贩卖为名，搜查性工作场所，逮捕站街性工作者。对于性工作场所的搜查往往是暴力的，导致很多性工作者们因此受伤，被拘留或者被驱逐出境。这样的行为限制了性工作者们的人身安全，使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流动性工作者损失了钱财，精力和时间，也无法维持自己和家庭的基本生活。因为害怕被搜查，性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变得更为隐蔽、危险，与主流社会隔绝。这就减少了她们获得支持和服务的机会。

4 M. Sabuni (2009), 性别平等部的介绍，反对出于性目的的卖淫和人口贩卖。斯德哥尔摩：瑞典政府办事处。

5 请参看 <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11/164224.htm#4>

这些搜查行动加剧了对性工作者的敌视和排斥。这些行动也使对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的侵犯、暴力和仇视变得合法化

全球性工作者网络项目的成员报告称，这些搜查行动加剧了对性工作者的敌视和排斥。这些行动也使对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的侵犯、暴力和仇视变得合法化。另外，这也使得性工作者和执法人员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合作的希望变得更为渺茫。

在性产业中工作的所有人都受到搜查行动的影响。性工作者的同行、经营者、佣人、助理和司机的生活都受到这些行动的影响。这些人，以及那些试图帮助无证性工作者的服务提供者，都面临着作为贩卖人口被指控或者逮捕的风险。

安全和保护

性工作者的安全和保障因警察的搜查行动而受到威胁。他们不仅扰乱性工作者的工作，也使原有的支持系统遭到破坏，没有同事（经理，佣人等）以及外展人员的帮助，性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将受到更少的保护，也更可能面临权利侵害。

瑞典模式主张抑制对性服务的需求，惩罚顾客，但却因此损害了性工作者的安全。在此之前，很多性工作者面临暴力侵害或被拐卖时，能够向她们信赖的客人那里寻求帮助，通过客人向性工作者支持组织或地方当局报告，帮助性工作者逃脱。但现在，由于顾客面临着被逮捕的风险，性工作者不可能再向客人求助。站街性工作者更加远离支持网络，由于警察总是试图发现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站街性工作者面临更多来自警察的骚扰。

假定同谋

以调查人口贩卖事件为名，有更多性工作场所遭受到相关部门的搜查。无论犯罪率如何，对人口贩卖者的指控，以及受害者的争议，都是被忽略的。在英国，一个名为“Pentameter 2”的行动中，警察搜查了822家妓院、公寓和按摩店。他们声称正在查找25000个“性奴隶”（性受害者）。有351名女性被锁定，她们所有人都“通过各种方式从警察手中逃走，自愿回家，拒绝任何支持，并被英国边境局驱逐出境或者因罪行被英国警方指控。”⁶

实际上如果与性工作者进行磋商，很多突击搜查是可以被避免的。持续对性工作场所进行突击搜查，一方面并不能达到目标，也使得性工作者对警方的不信任感加剧。这些行动的背后，是认为性工作者与人口贩卖分子串通一起来剥削被拐卖人口。考虑到很多性工作者实际上是反对人口贩卖的，警察的这种态度是非常不适宜的。性工作者已经建立了监管委员会，以处理妓院中儿童卖淫和人口拐卖的问题。⁷事实上，对于性工作者来说，禁止剥削和关闭那些对性工作者权利侵害的场所，是符合她们利益的。

6 E. Bernstein (2007), 商业性行为中的亲密关系,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7 杜巴委员会是印度的一家性工作者机构, 拥有65000名性工作者成员, 并有自我管理委员会。http://www.facebook.com/pages/Durbar-Mahila-Samanwaya-Committee/144558602226243

受害者化

反人口贩卖者通常将权利侵害的出现归咎于人口流动。实际上一些流动人口知道自己跨越国界是要去从事性服务行业，她们是有意识地做出这个理性的决定。⁸在“搜查和拯救”行动中被逮捕的流动性工组，尽管她们向当局表明自己并不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但仍被处于双重处罚——非法移民和非法从事性工作。她们的选择在于，要么当受害者，要么当罪犯。那些自愿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并没有其他选择。

对被拐卖者来说，对她们受害者化的过程是非常不利的。一旦被贴上贩卖人口的标签，他们就被剥夺了决定未来的权利。被拯救之后，她们被送回家乡。没有人问她们想要的是什么。尽管性工作者和被拐卖者都没有从被定为受害者中获益，但却有其他人获益。一个反人口贩卖的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电影人、作家、公司、学者、记者以及发展顾问都利用他们的经验加入进来。受害者的照片卖得很好。尽管这个产业非常煽情和令人动容，却掩盖大部分工人包括性生活工作者的生活细节，他们如何做出这样艰难的决定，以及如何在生存和剥削中挣扎。

人口贩卖故事的建构，也被其他人借来为其所用，比如使拯救者的角色更为丰满。这个故事中常常是权势的白人，还有另一个无助的女性受害者。这名女性通常被塑造成一个很“好”的女性，被迫从事不光彩的职业，被自以为是的、反人口贩卖的“超人”

所拯救。这些传统的故事和形象使得女性的权利倒退了几十年。

主流的反人口贩卖模式极少会显示有人会拒绝被拯救，或者有人从反人口贩卖的庇护所中逃离。反人口贩卖的组织故意不去记录性工作者抱怨在庇护所中所遭受的收入损失、性侵犯和羞辱。而这些，则是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所听到的故事。

对自由迁移的限制

全世界范围内的反人口贩卖措施包括严格的边境管制和签证申请过程。这些措施并没有普遍实施，而是歧视性地落实于那些来自非白人国家的人、女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工人，和体力劳动者，包括男性、女性以及跨性别性工作者。由于这些限制使得自由迁移更为困难，性工作者必须借助第三方的支持才能迁移到国外。对于经纪人的依赖，不仅增加了迁移的成本，也增加性工作者遭受到欺诈和勒索的风险。因此，如果性工作者试图迁移，就极易面剥削和伤害。

以前女性可以很容易获得一个去日本的娱乐行业签证，但现在却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试图迁移到日本的女性现在就要通过婚姻作为途径。结婚是她们能够留下来从事性工作。尽管这为她们提供了一个保护伞，但获得这样的签证需要凭借一个经纪人以及配偶的同意。这种方式十分昂贵，而且性工作者常常需要靠工作来偿还这些债务。

受害者的照片卖得很好。尽管这个产业非常煽情和令人动容，却掩盖大部分工人包括性生活工作者的生活细节，他们如何做出这样艰难的决定，以及如何在生存和剥削中挣扎。

8 请参看Laura Agustín博士的博客，The Naked Anthropologist（裸露的人类学家）：<http://www.lauraagustin.com>

不仅国家之内旅行的限制越来越多，跨越国境的限制同样也在增加。边境居民被要求报告可能存在的人口贩卖。这给当地的反移民组织增加了信心并提供了更宽泛的工作范围。⁹这种监控对于性工作者自由流动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避免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骚扰，性工作者们只能被迫呆在一个地方。

歧视

混淆人口贩卖和性工作激化了种族歧视。虽然移民局否认在实施反人口贩卖的工作中存在任何种族歧视，但实际上这些行动还是出现基于性工作者种族的歧视。

混淆人口贩卖和性工作激化了种族歧视。虽然移民局否认在实施反人口贩卖的工作中存在任何种族歧视，但实际上这些行动还是出现基于性工作者种族的歧视。

在澳大利亚，移民局和警察会对有亚洲面孔出现的妓院进行检查，以调查是否有人口贩卖的受情况。结果导致“文化和语言具有多样性”（CALD）的澳洲公民遭受歧视和检控，特别针对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亚裔性工作者。

在最近东京的一个案件中，种族主义的常态化显而易见。法庭判例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一名男性将外国性工作者作为人质，掏空了她们银行账户里的钱，洗劫了他们所有的财物。他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说：“外国性工作者在这里工作是非法的，所以我认为无论我对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不能够追溯我的责任。”

对其劳动者的影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32%的被拐卖人口是捕鱼业、建筑业、农业和家政行业经济剥削的受害者。¹⁰直到最近，由于把焦点放在性工作者身上，很多政府还没有承认这些人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因此，她们也无法获得法律保护。

由于很多国家开始承认这些人为人口拐卖的受害者，受害者的待遇也发生了变化。这些被拯救的劳动者获得了比性工作者更多的尊重。警察会对工作场所任意开展调查，以查明是否有雇佣亚裔的流动工作。但这种调查只针对性产业，其他行业中并没有这种调查。¹¹尽管执法人员能够倾听和相信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但他们却总怀疑性工作者说谎。特别是怀疑他们谎报年龄，因此性工作者常常不得不承受羞辱性的程序，以让执法人员确认年龄。对工作场所的突击搜查通常发生在警察收到某个NGO或个人的报告之后。对于其他行业，NGO一般会将会将突击搜查作为最后一项采取的措施，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其他的手段，比如敦促劳动法的实施。但是对性工作场所而言，很多突袭搜查往往都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剥削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的。另外，媒体在报道其他行业中的人口贩卖问题时，所带的偏见也比较少。

在泰国，捕鱼业中的被贩卖者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工作许可。这使得他们能够挣钱并保留尊严。这一权利是包含在反人口贩卖法案中的。然而，大多数女性性工作者并不被允许获得同样的权利。反人口贩卖的NGO组织正在进行游说，以确保人口贩卖的案例能够进行劳动诉讼，从而使受害者能够因为强迫劳动而获得赔偿。¹²但是，被拐卖到性产业的女性却无法通过这一途径获得赔偿，因为人们认为性工作并不是一项工作。

9 如日本移民局的邻居监督运动，和马来西亚的RELA。

10 国际劳工组织(2008)，强迫劳动和人口拐卖，网址：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declaratio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097835.pdf

11 绯红联盟

12 2010年，泰国MAP基金会为9名被贩卖到渔船上的渔民提供法律援助，通过诉讼赔偿他们所拖欠的工资。每个渔民因为在海上2年的强迫劳动获得1000美元的赔偿。www.mapfoundationcm.org

对性工作者项目的影 响

外展

…..流动性工作者特别怀疑国内的性工作者机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机构是会举报他们是非法移民,或者会来“拯救”他们。

性工作者组织和团体越来越受到反人口贩卖活动的挑战。突击搜查带来恐惧和不信任,使得流动性工作者特别不怀疑国内的性工作者机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机构是会举报他们是非法移民,或者会来“拯救”他们。很多机构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与流动性工作者建立信任和理解的关系。但有时这种不信任根深蒂固,使得很多流动性工作者无法获得任何支持。

资助

将人口贩卖和性工作相混淆,导致性工作者团体必须要和反人口贩卖团体争夺资助。大量的基金被分配给反人口贩卖的组织。这些钱主要用在执法行为,及提高人们对人口贩卖危害的意识。以权利为基础的保护性项目获得的资金非常有限。也很少有资金用于促进性产业中女性流动和劳动和权利。总体上对以权利为基础的保护性项目资助的削减,意味着性工作者组织必须要减少他们的服务。反过来,资金的缺乏也影响性工作者获得预防、关怀等基本服务,也无法开展网络进行合作。

反击反人口贩卖团体

性工作者机构不得不花费宝贵的资源和时间,捍卫自己的工作,并挑战反人口贩卖的框架。这些资源本来能够更好用于促进性工作者的权利,以及提供关键的服务。

性工作者在终结工作场所剥削中所做的贡献

可悲的是,在反人口贩卖的斗争中,我们未能承认性工作者在终结工作场所中的剥削、推动保护性的工作环境,以及促进性工作者获得司法争议中所做的贡献。以下是一些有关的例子。

澳大利亚绯红联盟的流动人口项目致力于为流动性工作者提供同伴教育资源和支持。该项目在澳大利亚关于人口贩卖政策的讨论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并且也开发了各种语言的关于法律、签证权利和责任的资料,帮助流动性工作者们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在泰国,赋权基金会的活动中心为所有的性工作者提供服务。而不论他们的国籍、语言或移民身份。基金会致力于提高性工作者的权利,并与绯红联盟合作,为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泰国性工作者提供信息资源。

新西兰娼妓协会(NZPC)开发中文、韩文和日文的材料帮助流动性工作者确认是否遭受到工作场所的剥削。

我们的网络使性工作者能够实现改变,无论是个人的工作场所或是国家政策。

所有全球性工作者网络的成员组织向所有需要帮助的流动性工作者开放并提供帮助。全球性工作者网络为性工作者提供指导,进行倡导和调查以及提供服务。我们的网络使性工作者能够实现改变,无论是个人的工作场所或是国家政策。

结语

“性工作者没有获得作为劳动者应有的权利，我们流动的同仁遭受到了驱赶，只有极少数真正的人口贩卖受害者能够获得适当的帮助和支持。”
(SIO, 丹麦)

人口贩卖和性工作的混淆，给反卖淫及反移民团体的游说提供了空间。反卖淫组织利用反人口贩卖的言论来达到他们禁止卖淫的目的。他们强调性工作中的“人口贩卖”，以证明性工作对女性是有害的。因此流动性工作者被当作人口拐卖的受害者，而不是为了工作而迁移的性工作者。

与此同时，反移民的游说团体利用“性工作就是暴力”和反人口贩卖的言论，实施影响以提高入境限制。他们强调性工作者在流动中的脆弱性，以证明限制其流动的必要性。尽管反移民团体在试图组织劳工进入本国时，面临着来自强大的雇主协会的反对，但是性工作者缺少这样的组织，因此很容易成为反移民团体的对象。

当性工作和人口贩卖相混淆时，主流的观点受到了影响，认为所有的性工作都是剥削和苦难。当性工作者被剥夺作为劳工者的地位时，他们被排除在劳动大军之外。而人们常常会认为，这些流动的劳动大军，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凝聚做出了贡献。

当性工作者，包括流动性工作者在内的人群努力改善她们的工作条件，以获得自主和尊重时，把人口贩卖和性工作相混淆反而会加强旧有的模式。

然而强大的反人口贩卖组织继续游说政府，不承认性工作是合法职业，使得性工作者无法像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一样获得法律所规定的保护和收益。

然而强大的反人口贩卖组织继续游说政府，不承认性工作是合法职业，使得性工作者无法像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一样获得法律所规定的保护和收益。这阻碍为性产业工人建立保护机制的努力，使得未来的性工作者也必须在这样不安全不公平的环境中继续工作。

在国际上，一些积极的发展正在出现。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逐渐被认为是减少人口拐卖的有效措施。一些国际组织正在试图移除女性的跨境的流动限制，并提供就业的法律保障。¹³

最大努力见于性工作者。通过持续的努力和坚持，他们在全世界工作项目网络和其他地区网络中形成了团结一致的声音。他们和其他公民社会团体、流动人口网络、同性恋和跨性别网络，以及感染者网络共同组建了联盟。他们成功推动了法律改革，使得一些国家实现了性工作的去刑事化，还有一些国家减轻了对性工作的惩罚。¹⁴如果消除了性工作和人口拐卖的混淆，他们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13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26号一般性意见第26条，呼吁国家移除歧视妇女的移民限制，并保证在一些由女性移民工人占主导的行业中如家政业和某种形式的娱乐业，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14 新西兰卖淫改革法案（2003）

建议

致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 1 加强性工作去刑事化的运动,为性工作者提供全面的劳动保护。

致政策制定者

- 1 停止针对流动性工作者搜查和拯救行动。
- 2 建立专家工作组——由有性工作、建筑业、捕鱼业和家政业的劳动者组成,对人口贩卖的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制定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专注于短期的执法行为。
- 3 针对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的不同问题,应当采用不同的方法和策略。

致资助方

- 1 为性工作者组织提供资源,支持他们改善劳动条件,组建工会团结更多的劳动者。
- 2 确保提供给流动工人的资源也能够分享给流动性工作者的团体,针对流动问题所开展的研究,也应当包含性工作流动的情况。

致公民社会

- 1 支持性工作者终结工作场所侵害的行动。
- 2 加强性工作者网络和其他网络之间的合作。
- 3 创造空间让性工作者和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分享关于反人口贩卖法、政策和活动方面的经验。

推荐材料

Agustin, L. (2009). *The Rise of the Social, and of Prostitution, in Sex At The Margins: Migration, Labour Markets and the Rescue Industry*, London: Zed Books.

Agustin, L. (2006, August) *The Disappearing of a Migration Category, Migrants Who Sell Sex*,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Aoyama, K. (2009). *Thai Migrant Sex workers from Modernisation to Globalisation*. London: Palgrave.

Arnott, J. & Weekes, A. (2006) *SWEAT Discussion paper and proposed bill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in South Africa*. SWEAT Submission to the South African Law Commission. Discussion Paper 111, Project 131. Available at <http://www.sweat.org.za/docs/advocacy/salrcsubmission.pdf>

Creating Resources for Empowerment in Action (CREA), Global Network of Sex Work Projects (NSWP) & Sexual Health and Rights Project/Open Society Institute (SHARP). (2008). *Sex Work and Trafficking: A Donor-Activist Dialogue on Rights and Funding*. Report from the 2008 Conference. New York.

Empower Foundation. (2010, June 3). *Travel to Build a Better Life*. Scarlet Alliance National Networking Meeting.

Frears, S. (Director). (2002). *Dirty Pretty Things*. United Kingdom: BBC Films.

Global Alliance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GAATW). (2007). *Collateral Damage: The Impact of Anti-Trafficking Measures on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Available at http://www.gaatw.org/Collateral%20Damage_Final/CollateralDamage_final.pdf

Images Asia. (1994). *Migrating with Hope*. Thailand.: Images Asia. Available at www.ibiblio.org/obl/docs3/Migrating-with-hope-ocr.pdf

Jeffreys, E. (2009). *Anti-trafficking Measures and Migrant Sex Workers in Australia*. *Intersection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9. Available at <http://intersections.anu.edu.au/issue19/jeffreys.htm>

Jeffreys, E. (2008). *Migrant Sex Worker Research in Australia*. Scarlet Alliance National Symposium, Brisbane. Available at <http://www.scarletalliance.org.au/library/jeffreys08/>

Liu, L. & Li, C. (2008). *Chinese sex workers in Australia needs analysis 2006–2007 survey*. Poster presentation XVII International AIDS Conference 2008. Mexico Ci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arletalliance.org.au/events/0809/mexico08/chinesesexworkers0607/>

Östergren, P. (2004). *Sex Workers Critique of Swedish Prostitution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www.petraostergren.com/pages.aspx?r_id=40716

Overs, C. (2009) *Caught between the Tiger and the Crocodile: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Human Trafficking and Sexual Exploitation in Cambodia*. Phnom Penh: Asia Pacific Network of Sex Workers.

Pell, C., Dabhadatta, J., Harcourt, C., Tribe, K. & O'Connor, C. (2006). *Demographic, migration status, and work-related changes in Asian female sex workers surveyed in Sydney, 1993 and 2003*.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0(2). Available from <http://cat.inist.fr/?aModele=afficheN&cpsidt=17705498>

Sabuni, M. (2009). Introduction by the Minister of Integ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in Ministry of Integ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Against Prostitution and Human Trafficking For Sexual Purposes*, Stockholm: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TAMPEP. (2004). *Position Paper on Migration and Sex Work*. Available at http://tampep.eu/documents/positionpaper_migrationsexworkers_en.pdf

UN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2008).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6 on women migrant workers*, CEDAW/C/2009/WP.1/R, Available at: <http://www.unhcr.org/refworld/docid/4a54bc33d.html>

UN General Assembly. (2000).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vailable at: <http://www.unhcr.org/refworld/docid/4720706c0.html>

UN General Assembly. (1979).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1249, p. 13. Available at: <http://www.unhcr.org/refworld/docid/3ae6b3970.html> [accessed 12 December 2011]

X:Talk Project. (2010, October). *Human Rights, Sex Work and the Challenges of Traffick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xtalkproject.net/?p=693>